

非虚构

问月亭问映月湖 ——“河北好人”曹湘莉的故事

高海涛

“十一”长假，曹湘莉抽出一天时间，游览了园博园。曹湘莉从未幻想过旅行，作为一个从化验室到家，两点一线生活的人，曹湘莉这样描述旅行：“心中无比渴望，可是从不去想。”因为，现实生活围攻着她、折磨着她、纠缠着她。

曹湘莉登上北山，站在问月亭俯瞰。以映月湖为灵魂的园博园，秋叶叠翠，湖映古建，错落有致，与大运河和谐共生。仿佛近在咫尺的沧炼公司，就是曹湘莉工作近32年的地方。园博园的湖、山、园林消解了沧炼公司工业文明的单调。林立的钢铁森林反而衬托出园博园深邃自然，让人不禁怀疑，这片钢铁森林是为园博园而建。怎会出现如此错觉？或许大平原的辽阔突显了其高耸与拉近，或许是借景布局的黄金比例？当更遥远的大运河非遗展馆、大化遗址公园出现时，才让人明白，是它们背负的航运时代、工业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历史和谐了这一切。

园博园初建时，曹湘莉来过这里，看到被翻起的土块中苇根错综复杂。曹湘莉想到的是自己的家庭。

一阵风，吹过问月亭，曹湘莉觉得特别舒爽。这与她15岁时，接到沧炼技校录取通知的那阵风一样舒爽。当时曹湘莉虽然考上了沧州市第一中学，可这个初二就读完《红楼梦》，与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、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为伴，经常被电视感动哭的人，选择了技校。17岁，曹湘莉到沧炼化验室实习，一周后就独立工作，留下后，一直干了近32年。从一名普通的化验员成长为高级技师，带领团队完成无数次仪器调

试，先后7次斩获公司技术比武金银铜奖。她制作了60余项操作指导书和经验分享资料，撰写了12篇技术论文。经她化验出厂的产品，质量合格率100%。她带出的徒弟，有20多个成为技术骨干。

也许命运故意挑战曹湘莉极限。2002年的一天，伴随着婴儿的啼哭，曹湘莉成为一双儿女的母亲，未来得及享受做母亲的喜悦，就被打入龙凤胎均患“脑瘫”的命运深渊。一个月后，儿子小小的症疾接踵而至，发烧、白内障、自闭。女儿豆豆也一样，且发育迟缓。

“豆豆白白净净，眼睛里透着天真，怎么会是脑瘫呢？”曹湘莉百思不得其解。她和家人带着孩子四处求医。为了让孩子减少病痛，她和丈夫定期带孩子到医院输脑活素、做高压氧以及各种康复训练。

有段时间，豆豆一到夜里就焦躁，整宿不睡，疯了似的喊叫。曹湘莉和丈夫换着花样去哄，好不容易孩子安稳了，半天没动静，他们又开始担心孩子为什么不喊了。

“妈妈——”豆豆4岁的时候还能哼歌，有一天，听着音乐，突然地叫了一声妈妈。听到这一声“妈妈”，曹湘莉哭了。是那种无法自控的、抽泣的哭。可是，从那之后，豆豆再也没叫过妈妈。

曹湘莉喜欢坐车兜风，曹湘莉不忙的时候，就会陪她到外面转转，为她拍短视频。

通常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对母女，更不会发现她们的秘密。但秘密也有隐藏不住的时候——只要看到红色的车，豆豆就想凑过去，因为他们

家的车也是这个颜色。在豆豆的认知里，红色的车就是她家的。

太阳升上钢铁森林顶端，雾气渐渐散尽。

一次，在重油氮含量分析技术攻关中，她发现仪器校正曲线在某段区间存在灵敏度低的问题。查阅资料、反复分析、请教技术人员，一次次试验，她终于攻克了重油氮含量分析的难点，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法。

她深知，化验是生产的眼睛。化验员的每一个分析数据，都关系着产品质量是否达标；它的及时准确，也直接关系到生产装置的平稳运行，更关系着环保这根红线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年，只要有生产需要，曹湘莉24小时随叫随到。经常是凌晨1点到家，洗漱完还没躺下，又被单位喊回去加班。

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，曹湘莉养成了睡觉戴手环的习惯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手机调成静音，她也能及时接到电话。

可是，命运总是不会放弃对她的考验。2017年，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即将开始之际，曹湘莉所在班组进行了优化整合，原本4个人的团队，只剩下她和一名转岗职工，一时间，工作量成倍增加。

可就在这时，坏消息接踵而至。先是曹湘莉的公公被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，随后，她的母亲又摔伤不能自理。那段时间，她和丈夫轮流回家照顾孩子、去医院伺候老人，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，有时一天一宿都合不上眼。

朋友同事劝她把工作放一放，可她却说：“班组人手少，有些分析只有



工作中的曹湘莉 张玉香 摄

我一个人会做。分析工作耽误不得，尤其是气体分析更要随采随测，稍一耽搁，气体组分就变了。更何况，其他生产岗位都等着检测结果进行下一步调整。”

2021年6月23日，中国石化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第六届“感动石化”人物颁奖典礼，沧州炼化质量计量中心曹湘莉当选“感动石化”人物。

颁奖典礼上，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满含热泪。台上的每一次交流，敬一丹都用温暖的眼神鼓励着她。

“不要让自己太累了……”敬一丹叮嘱曹湘莉。

曹湘莉说：“我一定会走好今后的每一步路。”

颁奖后，中石化原董事长张玉卓邀请获奖人共进午餐。这是一个自助餐厅，选餐后，曹湘莉无意中和张玉卓坐到了一桌。

张玉卓亲切地问她：“小曹，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曹湘莉从来没想到，能和董事长这么近距离地唠家常，她是那么亲切随和。

饭后，张玉卓用力地握了曹湘莉的手，说：“给你家里人带好！”

传说

乾隆御碑

云霞

长长的大运河，流到这里折了个弯儿，一个大半圆形的弯儿，像个硕大的耳朵。捷地镇就在这个大耳朵的边上，紧紧地依偎在大运河的堤岸旁。

“这河怎么会有这么个大弯呢？”我满怀疑惑地询问镇子里的老人。

“这河可不止你眼前这一个弯儿呢，从南到北，有着数不清的弯儿，这是为了古时候行船，不管是顺风，还是逆风，船夫都能自如地停泊、滑行，直直的不可行哟。”爷爷神秘地说着，仿佛这是门儿充满玄机的大学问，“在那时候，没有航空，没有铁路，这大运河可就跟现在的京沪高铁差不多，北通京津，南连苏杭，南来北往的都指着它呢！”

老人讲起大运河的事，滔滔不绝起来，仿佛那是一部永远也讲不完的书。

乾隆爷下江南，定是风调雨顺好年头。镇子上的老人们这么说起时，眼里充满着神奇的光芒。有一年的春天，乾隆皇帝沿运河南下，乘船至此，正好小憩醒来，就问身边的大臣纪晓岚，这是到哪儿呢，纪晓岚聪明机智，怕说捷地（劫帝）镇有所冒犯，便随口脱出，醒龙镇。龙来了，镇村醒啦！乾隆大悦，这小镇也由此得了醒龙镇的美名。也正因了运河这绵绵流长的河水，才有了古时数不清的过往船只、船队，南来的商贩，北往的镖客，闯荡的艺人，显赫的达官，来来往往，浆声不断。当然，也少不了船匪水霸来作怪，由此又演绎出了众多英雄豪杰争斗的精彩大戏，沧州人，把式厉害着呢，江湖上也就传出了许多诸如鏢

汉诗

大化遗址公园

战芳

“大化”的辉煌，在彩灯中定格霓虹小火车，狂欢餐饮业一排排白杨树，变幻着世纪颜色红蓝绿紫……朦胧多姿水幕电影，泼洒成瀑布之趣我是你的点睛之笔，相迎以诗一挥袖，唤醒又易醉

我与你的缘，来自大工业时代1973，我们共同的生日锻造，转化，氢罐，如空山又逢新雨反复对照，看破大工业的气派

不喊沧的佳话。

镇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，有一天晚上，几个把式高手坐在大堤上，借着皎洁的月光，高谈阔论着各自的高超武艺，切磋正酣，忽然不远处跑来一匹白马，雪白雪白的鬃毛，闪闪发亮。哇，这下可有显示本事的机会了！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飞身冲上去，白马的速度却更快，一声长嘶蹿了出去，只见人们飞身走影，辗转腾挪，使出看家的本事，眼看把个白马圈在了水边，但一眨眼，白马就没了影儿，只剩下一河清凌凌的水奔流不息，如一匹奔腾的马……钻水里了吗？一个水泡都没冒呢？几个人摸不着了头脑。回去后跟老人们提起，老人们听了笑呵呵地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别说白马，就算得了白马的毛儿，也算你们有本事呢，那可都是运河里的宝啊，是运河的精灵！

有谁能猜得透这大运河的神圣和厚重呢？千年的运河水流淌了千年，度过数朝数代，流到这，却不知不觉里有了流干的时候。

“运河这儿怎么干的呢？是因为有了铁路，不再那么需要行船，年久失修的原因吗？”我失望地问老人。

传说是乾隆经过此地，为治理运河防洪，题了五言御碑。随口说了句“碑倒河干”。“文革”期间破“四旧”，御碑就被推倒了……之后，绵绵不断的运河水就真的干涸了。

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千年运河，百年兴衰啊。脸色愈发神秘起来。

现在的乾隆御碑早已被竖了起来，而且专门修建了御碑苑，更让人可喜的是大运河申遗的成功、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。我似乎又看到了大运河绵绵流长的河水，又孕育出了新的无比的灿烂和辉煌。

蒸馏提纯，热处理，防火安全遗址落残，对影几人聚？萧瑟的秋风，抓满冷月光与夜痴狂，飞扬着风光独具入木三分的生产线，始终肃穆以散步的节奏，穿透遗址遗迹诉说油气变飞雪，演绎深奥之谜终与你擦肩，葬一身钢铁之躯红蓝绿紫……朦胧多姿

诉前缘，望京杭大运河滔滔北去移步换景，拈一末志忧草簪发髻惊鸿几缕灯影，月掩萤火熠熠“大化”，我与你把根留住烟尘漫漫已久散，转眼半个世纪时至今日，我徘徊，你迁移镜头回放，仿佛又回出生那一时



钓 王少华 摄

在场

毽子飞舞运河畔

商策

大运河贯穿古今，联通南北。“夜半不知行远近，一船明月过沧州”，沧州作为流经里程最长的运河城市，深受其文脉滋养，形成了文武沧州的城市灵魂。

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。而踢毽流传民间同样有着两千多年历史。据史料记载，隋、唐、明、清常有各行人士乘船来至沧州南川古渡、长芦盐场等码头，学习交流运河沿岸多种踢毽花样。可以说，“毽子文化”虽不及沧州武术、吴桥杂技那般驰名，却一直植根于大运河畔，点缀印记，延续、繁衍着其独特的魅力。

今年暑期，经友人介绍，我加入了沧州毽协南环俱乐部，跟着毽界前辈“元宝”开始学习大白毽。一人园方知春光几许，原来看似简单的踢毽，包含着“盘、磕、拐、蹦、落儿、抹、砸、骗”八项基本功。在这基础上，还有“秦楚背剑、鹞子翻身、马踏飞燕、暗度陈仓、旋风踢等有100多种高难度动作。最难的是要瞬间对毽子的方向、落点、时间及击打时机进行准确地判断，需要日复一日地苦练，与沧州武术异曲同工。除

了练习基本动作外，还要拉韧带，练到浑身肌肉酸疼。初期我产生了放弃的想法，但在队友们的鼓励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每当看着队友们围成一圈，你一脚，我一脚，起跳翻腿，前合后仰，像是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就有了美的享受。飞舞的毽子牵动着所有人的眼球，调动着所有人的责任心，激发着团结进取的精神。踢毽时有说有笑，有喊有闹，有时为了一个精彩的动作被齐声夸赞，有时又屏住呼吸，生怕一丝一毫的走神影响发挥，气氛融洽而热烈，严肃又活泼。

因为踢毽运动，我受益匪浅，不仅改善了多年的肩、颈、腰的疼痛症状，还感受到团队的温暖和运动的快乐。正是因为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踢毽的魅力，使沧州毽协南环俱乐部发展迅速，群会员达到了450多名，参加习练群众达千人以上。近年来多次在国家、省、市级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，积极协助沧州毽协圆满完成“运河古郡美丽沧州”主题类大型比赛。俱乐部开展“国庆我宣誓”活动及社会群体类志愿服务。经常有北京、保

定及省内外等200多名踢毽爱好者来此交流学习。

“毽子文化”受古运河畔的文化滋养，像是一朵绽放的莲花大放光彩。随着城市更新，古运河畔再次焕发新的生命力，独具沧州古文化特色的重要景观景点被一一串起，尤其是沿线佟家花园、南川古渡、钢市街、枣市庙等11处码头风貌再现且沿用千年旧址名称，寓意重现古代运河畔沧州“帆樯如云、万舟骈集”繁荣景象。已经成为人们亲近古运河、传承延续文化的重要载体。我们的踢毽场地就在黄河路桥西南河岸的休闲广场上，夜幕降临时，约黄昏后。在大运河夜景柔和的灯光下，演绎着“前抬后打空中绸，串串银铃漫天涯”的毽舞画面。邻近的场地还有戏曲梆子、武术表演相映成趣，成为大运河古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。

古运河史韵悠悠，源远流长，如同一条脐带，将我们与古文化连在一起。而河畔毽舞，不仅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民俗，更是大运河畔乡土文化的生动实践。

人间

段文岗

李青松

这世上精明的人忒多，忠厚的人倒是稀缺了。

忠厚的人可靠可信。段文岗国字脸，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线。嘴厚，鼻厚，耳朵厚。远观，举止拙朴有些憨；近观，面相里分明隐着富贵之气。我一直搞不清楚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汗水呢？他的后背永远是汗津津的，耳根后面的肉窝窝里永远是汗津津的。

忠厚的人流出的汗水也是忠厚的吗？别问我，问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有一点我倒是可以说清楚，忠厚的人酒风也忠厚，“我干了，您随意！”一仰脖子，一杯子。一仰脖子，一杯子。酒量大小不去论，那种真诚那种宽厚全在酒里了。三五杯之后，大汗淋漓。于是，在喧嚣中找出宁静，向你敞开心扉。有时，我们尊重一个人，不是因之官职或者拥有的财富，而是因为我们尊重某种可贵的品德。

在沧州的界地上，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纪晓岚了。纪晓岚官至礼部尚书，权高位重，举朝能匹者不过尔尔。行走弘德殿，波澜万丈。纪晓岚，纪大烟袋是沧州人心里的高地。缺什么想什么——段文岗的爸爸有个愿望——

要让这个刚出生的儿子成为段氏家族的岗，而且是文岗，非武岗，像纪晓岚那样叼着大号枣木杆儿烟袋的岗。希望儿子有“振衣千仞岗，濯足万里流”的派头。看来，段文岗一出生就承担起某种重大的使命了。

不过，大号枣木杆儿的烟袋可以复制，但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却是无法复制的。段文岗终究没有成为纪大烟袋那样的岗，但却成为另一道岗。

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？吃饭。段文岗干的事情，跟我们每个人端的饭碗有关，跟我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有关。想想看，现代农业无非靠三样东西——种子化肥农药。种子化肥不必细说了，单是农药，我们一方面在声讨它的罪恶滔天，一方面一时半会儿还真的不能彻底离开它。否则，虫口儿要比人口儿凶猛得多。留给人口儿的粮食没有几粒，留给人口儿的蔬菜没有几根。段文岗干的就是防虫除虫灭虫的事情，就是为每个人从虫口抢食物的事情。

然而，药事无小事，弄不好要虫命也会要人命。不是忠厚的人，不是忠厚的产品，谁敢打出“天发农药——良心药，天发造”的广告？除非活腻了。即便放胆竖在什么地方，也早被上当受骗的人砸烂了。人，恐怕也被割扁了。段文岗弄得“天发”农药“没有农药味”，无色，透明，低毒，可降解，但虫子嗅之食之嘴里啪啦往下掉。用过的果农都说好，用过的菜农都说好，用过的林农都说好，不用担心这个那个的。如今，人人说好的事情不多。是啊，什么年代了，你好也不一定说你你好呀。凭啥将就呢？凭啥憋着呢？鸡蛋里还能挑出骨头呢！何况是罪恶滔天的农药了。

但是，“天发”是个例外。在北京郊区一次产品展示会上，“天发”刚一露面，就被果农抢购一空。难道段文岗会施魔法吗？当然不是。背地里，一个果农指着段文岗宽厚的背影悄悄说：“看面相，此人就可靠可信，干不出坑人的事。”

段文岗假装没听见，偷着乐。眼睛眯成一条线。心里，舒坦无比。